

代序

# 当你 懂得了一条大河

邵丽

—

与许多年后看黄河、写黄河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相比，第一次看见黄河简直显得非常狼狈和寒伧。那时候还不知道“体面”这个词，其实即使知道了也不知道该怎么用——圣人说，体面是吃饱喝足之后才能得到的体验。总体上说，上世纪70年代初仍是一个饥馑的年景，黄河两岸的人民大多衣衫暗淡，面容黧黑，神情惶恐。那样的姿态是挂不住体面的。

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城距黄河有一百多公里。那一年我只有四五岁的年纪吧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父亲到豫北某地出差要带着我，或许那年月出一趟远差太让人激动了，特别是要

过黄河，他希望能有人和他分享。这期望对我来说显然过于宏大，我父亲后来说，我细小而且轻省，可以坐在他的腿上不占地儿。我们坐的是那种老式吉普，我父亲所说的一车熟悉的人我自然是完全记不得了。车过黄河的时候很有可能我睡着了，反正没有任何记忆。那时候我和父亲关系甚好，他中年得女，视我为掌上明珠。有父母溺爱，让我的童年生活宽绰了许多。因此在很多事情上我是大意的、松懈的，也许可以奢侈地说是颓废的，比如看一条河，哪怕是黄河。一条河流对一个幼童来说，比一枝花骨朵、一只养在空罐头瓶子里的小鱼小蟹重要不到哪儿去。

我恍惚记得，那时候路上的汽车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在归途中再过黄河桥的时候却被堵在河北岸，滞留了将近三个小时。我又冷又饿，有附近村庄的妇女叫卖烧饼和茶叶蛋。我吃了两个鸡蛋和半拉烧饼。开始父亲还逗我，安慰我，后来他自己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点了一支烟夹在手上，木着脸看着车窗外。所以车子重新颠簸着走上黄河桥的时候，我已经蜷在父亲的怀里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致。在半睡半醒之间，父亲摇着我说：“快看快看，我们过黄河大桥了！”我揉揉眼，扭过头去看窗外，在昏暗的天空下，瞧见那大平原一样安静的河道中，几支瘦弱得像快要断气了的水流。偶尔有大片的水鸟掠过，也不能在水里投下影子，那河水细弱得盛不住庞大的鸟儿。现在想

来，橙黄的夕阳下，水面波光粼粼，那景致该是极美，可我的记忆里全是萧索。对于一个幼童来说，狭长的桥梁坚硬而无趣。大桥之上尚没交通管制，车辆可以靠边停下来看风景。风很大，父亲紧紧地拉住我的手，稍有疏忽，我就有可能飞出去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着父亲和哥哥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字，因为要看黄河，父亲提前几天教了我几句顺口溜：“黄河绿水三三转，碧海青山六六湾。黄河浊水三三曲，青草流沙六六湾。千山红叶千山树，万里黄河万里沙。”很多年里我只以为是父亲编的词逗我玩儿，有一天发现这顺溜溜的言语，竟有着内政外交的很多故事。我估计也有杜撰的因素，而后人如何狗尾续貂，父亲又是从哪里得来又传给我，已不可考。反正不管如何，这个样子的黄河突然迎面而来，让我猝不及防，而且不知道它与我背的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关联呢。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，抑或是完全不感兴趣。甚至，它远远没有我姥姥家门口的那条河看起来更像一条河。儿时记忆里的每一条河都是水草丰沛，河水清澈见底，大鱼小虾自由自在地穿梭其间。所以，等我回去见到满脸向往的两个哥哥，只赌气似的说了一句，黄河不好看！反正我就是觉得，河得有河的样子，何况是被父亲大肆渲染的黄河呢！

关于黄河的记忆与父亲，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才突然想到的。因为第二次看黄河仍然是和父亲一起去的。那年我要

去郑州读大学，报到的时候父亲母亲一起跟车送我。我第一次离开家到省城念书，还是让父亲有点郑重其事。办完入学手续，父亲说，郑州新黄河桥建好了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！我读书的那个学校，离新黄河桥倒也不甚远，只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我急于摆脱他们，而且，想起幼年的记忆，我并不想跟着他们去。母亲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车，对于她来说，省会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除了幼年逃荒，她是个没到过县城以外的女人，尽管说起来她亦是很早就投身革命。也许因为心情，也许因为天气，那次站在崭新的、刚刚通车的黄河桥上，我痛痛快快地看了一次黄河。真是出乎意料，眼前的黄河虽然河水并未如期望的那么多，但它那阔大的身躯、奔涌的气势和一望无际的辽阔，还真是让我感到了震撼。我母亲动情地说，黄河黄河，水真是黄的啊！父亲也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“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跳下黄河洗不清。”我有点替他害羞，哪儿和哪儿啊？多年之后查阅，竟然又是一副名人撰下的对联，我着实应该替自己的无知害羞。

不过父母亲之所以要说点什么，我觉得肯定跟看见黄河的满心激动有关。其实，当我再次面对黄河的时候，难道没有心潮澎湃吗？我觉得这才是黄河应该具有的模样和阵仗啊！

时光荏苒，在两次看黄河中间，我度过了十几年青少年

时光。很多年之后，我觉得我最应该书写的就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。后来我也的确写了一些关于儿童记忆的文章，但每当我再读它们的时候，却感到异常的陌生。我不知道写的是谁，怎么看都不像我。我孤独而忧郁，清高而固执。我对自己历史的认知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偏执，就像后来我与父亲的关系一样，几十年里都没打破那种内在的紧张，冰冷而坚硬。其实也未必真的如此，但没办法，在叛逆的内心里，我与世界横亘着一条大河。但那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的那段历史，还没开始述说就已经见底儿了。它怎么会那么短呢？无论如何它不该那么短啊！

可是，当我在讲述黄河、用百度搜索黄河时，看到这条有着一百多万年历史的母亲河的介绍，只有区区不足两万字时，才突然觉得自己的历史已经太长了。

## 二

有那么些年，我在豫中城市漯河生活。沙颍河的最大支流沙河自漯河穿城而过，与澧河交汇，故在此称为沙澧河。再往下走，至周口段，又与颍河交汇，改称沙颍河。有一年为了给这个城市写一部传记，我曾经沿着沙河溯流而上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它的源头。它藏在尧山的半山腰一个

凹陷的洞穴里，是个看起来只有拳头粗细的泉眼。如果不是跟前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牌子，我丝毫也不会觉得这条 600 多公里长的大河的源头竟出自这样一个不但谈不上体面，甚至还有点贫瘠的地方。

直到很多年后我参加走黄河采风团，一路走过了黄淮平原、关中平原，跨越了壶口和河套平原、银川平原、河湟谷地……走过了九曲十八道弯，在巴颜喀拉山上看到黄河的源头也不过只有碗口般粗细，心里方才有点释然。秦丞相李斯在《谏逐客书》里说，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。由此想来，古人之怀抱胸襟，竟是沿着尘埃细流而装得下高山大河的。

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上，“颍水”是一个亲昵的名字，相传许由洗耳，便是发生在颍水之滨。不过，与沙颍河比起来，黄河的历史要长得多。在史前时期，一百多万年前就诞生成长。开始的时候，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，河。这是一个婴儿的名字，也是一个母亲的名字。要有怎样的温情和热爱才能这样轻轻地喊出来？她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王朝，都是紧紧地抱着这条母亲河，把根基全部稳稳地扎进黄土里，甚至一直到宋，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是沿着黄河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。

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大河，也几乎所有的民

族都诞生在诗歌的摇篮里。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，有人说《蒹葭》就是写的黄河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此说颇有争议，反对者认为，这首诗只写到水，并没有写“河”。在先秦文学中，一般的河不称河，只有黄河才称河。也有一说此诗写的是甘肃天水。那么由此看来，《诗经》第一首《关雎》肯定就是写的黄河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因为这里的河，在当时只能指黄河。

而当我读到《卫风·河广》时，真真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。也许我不能与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共情，但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……谁谓河广？曾不容刀”，让我有一种与历史久别重逢的悲欣交集，我想起第一次跟随父亲跨越黄河，当时我眼里的黄河，岂不就是那么孱弱细小，间不容刀吗？

把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图腾，怎么说都不为过。岂止如此呢？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，我们先祖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，而因为治水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，于今犹盛。黄河的清浊几乎就是国运和统治者德行的象征，人民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”的绝望，到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时，已经变成见惯不惊的平淡：“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。”而到了唐代罗隐的诗中，则成为一个死结：“才出昆仑便不清……三千年后知谁

在？何必劳君报太平！”作为一代才子，罗隐一直怀才不遇，至京师十几年应进士试，十多次不第，最终还是铩羽而归，史称“十上不第”。他把自己的满腹牢骚和悲愤灌入黄河，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惯常作为。黄河皆默默吞下，忍辱负重，以待“圣人出，黄河清”。

盛唐时期，黄河并未变清，可唐人的胸怀因为国门洞开，接受八面来风一变而阔大，因此，黄河也成为文人骚客寄托怀抱的最好载体。前有李白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”的豪迈，后有刘禹锡《九曲黄河万里沙》的浪漫。那种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大唐气象，着实让后来者始终充满了文化自信：

九曲黄河万里沙，  
浪淘风簸自天涯。  
如今直上银河去，  
同到牵牛织女家。

### 三

从小我就听大人念叨，黄河是面善心恶，长江是面恶心善。对长江我无从了解，虽然去过几次，也曾经自武汉乘船沿

江去过重庆，但毕竟匆匆而过，不甚了了。因为工作后迁移至郑州，饮了这许多年的黄河水，对黄河就理解得相对深了些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不仅是物质的，同时也是文化的。

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，为什么打小时候周围的老人们说起黄河来，熟悉得好像是自己的玩伴似的。黄河虽然离父亲的家乡还有一段距离，但他们与她的关系太紧密了。我父亲的老家在周口西华县，这个县的整个西部就是黄泛区。其实，黄河迫近我们家族的历史，还是近几十年的事，也就是从有黄泛区的时候开始，他们才真正知道黄河的善恶吧。关于那一段历史，父亲因为亲历过，常常会给我们讲起。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他的讲解只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科书里所写的，蒋介石不抗日，为了逃跑方便，阻止日军的进攻，炸开了花园口，造成了近百万老百姓的死亡和一千多万人的流离失所。

2014年，近百岁高龄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、台湾前“行政院长”郝柏村来到大陆探访抗战遗迹。在郑州，当他谈到花园口决堤时，不假思索地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：“如果不是黄河决口，以水代兵，徐州到西安一路都是平原，日军的重机部队，可一路长驱南下，另一路可直打到西安！”

对这段历史，郝柏村先生是有备而来还是念兹在兹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他也不是亲历者，花园口被炸时他还远在湖南

零陵炮兵学校读书。不过，后来他有在郑州驻防三年多的经历，对此事也许会有所用心吧。历史未必真的能够任人打扮，但真实的历史虽未走远，甚至即使见证人还在，只是因为解读的角度不一样，也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云泥之别。我们的母亲河虽然承受了如此之大的磨难和屈辱，但到最后她仍然需要担承到底是善还是恶的褒贬。说恶，她养育了中华五千年黄色文明；说善，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灾祸不绝于书，据说大的灾祸将近两千次。发生在1938年的那次炸堤，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解读，如果不是6月9日中国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形成千里泽国，终于挡住了日军机械化兵团，为中国军队主力西撤赢得了时间，当时的中国军队主力在武汉地区会被日军合围歼灭，中国在短期之内就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抵抗。说白了，那就是亡国之祸。因此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其实这跟蒋介石开始就决意的焦土抗战是一脉相承的，中国政府也想以此举昭示天下，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牺牲，中国都会把抗战进行到底。毒蛇噬其指，壮士断其腕，历史的生死抉择毕竟不是我们在键盘上拣选文字这么轻而易举。

然而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个体的命运始终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总是被绑缚在国家的战车上，遭受着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的政治蹂躏，不能不引以为憾。

据说当时在炸堤之前，国民政府也曾经对花园口附近的百姓进行了疏散。但由于没有考虑后来的天气原因，疏散的范围很小。而花园口决堤前后，已经遭受持续的暴雨浸淫，所以决堤的洪水前后袭击了44个县区。由于上游洪水的不断侵袭，再加之战争的蹂躏，花园口决堤处再也难以堵上，对下游造成的伤害长达十年之久。黄水肆虐，污坑遍地，蚊子多，死尸多。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，遂致瘟疫流行，尤其是随后发生的霍乱，致使死亡者众多。造成约1250多万人受灾，390万人外逃，89万人死亡，经济损失折合银圆超过10亿元。后来我想，身处重灾区的我父亲和我叔叔，以及他们的祖辈早年投身革命，肯定跟这次黄河决口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河南小说家李準先生创作《黄河东流去》就是以花园口事件为背景的。李準先生是一个高产作家，也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。为了这部巨著的创作，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沿着黄河采访，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的情况。在此之前，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《大河奔流》，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《大河奔流》在全国上映后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与电影不同，在《黄河东流去》这部作品里，李準想表达的东西更多，也更深刻，而不仅仅是花园口决堤给人民带来的苦难。据他自己坦言，他想通过这场灾难，表达中国文

化以及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态度，往更深处说，他思考的是如何从苦难里挖掘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文化根脉，在生死攸关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的精神内核，以此寻找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生命力的动力之源，并为当下提供精神图腾和栖息之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部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。

李準对黄河以及黄河历史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，黄河也是他写作的内在驱动力，他认为那是他的文化血脉。1997年在北京举办的《河南新文学大系》座谈会上，李準以《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》为题作即席发言。他动情地说道：“河南过去那么穷，那么落后，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，为什么？我看，这同黄河大有关系。黄河，对河南害处很大，但我还要歌颂它。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，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……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。谢天谢地！这是第一条。热烈的情感，是创作的基本条件。”

然后他振臂一挥，激动地说：“河南还要出大作家！”

十几年后，另一个出生在黄河故道的河南作家刘震云写出了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。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我就被震撼了，后来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时，引用了其中的一些细节。那些细节就像深埋在地下的这段历史一样，被“自将磨洗认前朝”后，发出了闪闪的寒光。那光芒阴郁而持久，像一把达摩克

里斯之剑，始终高悬在苦难的中华民族头上。不得不说，那是某种文化基因，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。

其实发生在1942年，也就是老百姓口中民国三十一年的一场灾难，也与黄河有关，更与花园口被炸有关。花园口被炸后造成黄河改道，形成了一片长约400公里的黄泛区，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。泛区内河淤沟塞，水系紊乱，芦苇丛生，无法耕种，成为水、旱、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。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就是蝗灾。1942年开始的大旱，使得黄泛区土地蝗虫大量滋生，大片大片的庄稼被吞噬。

当时的一个记者曾经这样痛心地说道：那些蝗虫看着是在吃庄稼，其实，是在吃人！

#### 四

那一次走黄河，一口气走了23天，最长的一天坐了15个小时的汽车。我们自郑州出发，历经了安阳、开封、洛阳、西安、太原、银川、兰州、西宁……在历史上的“八大古都”中，由黄河哺育的古都有西安、洛阳、郑州、开封、安阳五座。除西安外，其余四座都在河南。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出现的“文景之治”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等，曾经长

久地烛照着中国古代史，让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丰腴饱满。从幼年形成的执念里，有个偏见一直延续到现在，那是一种文化霸道：黄河是我们的，黄河的儿女指的就是我们。可是，我后来竟发现还有那么多诗人在说，黄河是我们的呀！是啊，这条全长5400多公里、流域总面积达近80万平方公里的浩荡大河，涉及9个省、66个地市、340个县，总人口接近2亿。

河南诗人马新朝在他著名的长诗《幻河》中写道：

我在河源上站立成黑漆漆的村庄  
黑漆漆的屋顶鸡鸣狗叫 沐浴着你的圣光  
鹰翅 走兽 紫色的太阳 骨镞 西风  
浇铸着我的姓氏 原始的背景 峨岩的信条  
黑白相间的细节  
在流水的深处马蹄声碎 使一个人沉默 战栗  
像交错的根须  
万里的血结在时间的树杈上  
结在生殖上 水面上开出神秘的灯影 颂歌不绝  
岸花撩人 地平线撤退到  
时间与意识的外围 护身的香草的外围  
高原扭动符号 众灵在走  
十二座雪峰守口如瓶

万种音响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

.....

我写下这些的此刻，英年早逝的马新朝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个年头了。那样一个平凡却又不凡的、温和而又自负的、朴素而又高傲的人，现在肯定在他时间的幻河里载浮载沉。我与他同事多年，我们谈及过家乡，谈及过贫瘠岁月村庄里的一棵桃树，谈及过他百吃不厌的白面馒头可以不就菜就津津有味，为什么从不曾与他谈谈黄河呢？新朝先生是南阳人，吃丹江水成长，受的应是楚文化滋润。而他对黄河炽热的情结，是来自何处？我未及问起这些，他终是实现了十二座雪峰守口如瓶的诺言。

2004年随作家采风团去鄂尔多斯采风，十几个人在郊外的草原上喝地产酒，欢声笑语间大家都醉了。远离了灯光的天空迷人心窍，天很蓝很蓝，稠密的星星好像要坠落下来，低到伸手可及。子夜时分，有人借着酒意吵嚷着要去看黄河，响应者云集。越野车上了公路，却不知方向。散文家刘亮程下了车，很诡异地用鼻子嗅了嗅，指了一个方向。将信将疑地朝他手指的方向驶去，大约行了二十分钟，司机打开车窗听了听，说是到了，他听到了河的声音。哪里有河的声音？空旷寂寥的黑暗中，偶尔有一两声虫鸣。因此愕然，莫非那

一晚我们都变成了神？大家打开车门纷纷跳下车去，在黑暗中向河的声音处摸去，就那样一个接一个上了河岸。黄河长什么样自然是看不清了，岸上、水里一片漆黑。那时是春天，河非常安静，水流像一个默默赶路的人那样，几乎没有一点声响。风吹过河滩，发出折纸般的沙沙响，因为是春天，并不显得凄凉。几位男士扎在一堆抽烟，女士则说些零星的闲话。我一个人顺着河岸向东走去，万籁俱寂，我的脑袋仿佛被微凉的空气彻底清空，思维里只剩下苍穹和大地。举目尽是荒凉，可那荒凉来得多么好，来得正是时候。我变成了一个完全自我的人，这天地都是我的，我与世界的种种关联清晰而冷冽。一时间我坚定而沉着，不再惧怕旷野和黑暗，若就这么一直走下去，我会走到一个叫郑州的中原都市，那里有我的家。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突然而至的眼泪纷纷跌落，就像那滚滚东去的大河之水，我对着深夜里大象希形的黄河啊啊地哭出声来，那是我几十载最彻底的一次宣泄，我的爱、我的恨、我的欢乐、我的悲切……那一瞬间，我与生命里的世事全部和解了。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，欢乐和悲苦，光荣和耻辱，在这个夜晚，在阔大的黄河之滨，一切都显得如此可笑和微不足道，尽管它可能成为我越热闹越孤独的灵魂的识别标记，但是，我不在乎了，真的不在乎了！

2004年春天的那个夜晚，就在黄河岸边的那个夜晚，我

突然开了天眼，即使我做不了我自己，我也已经看到了我该做怎样的自己。我宽容一切，包括苦难和恶毒。总之是，时间不是一切，但是时间决定一切。到了最后，在上帝的流水账上，时间终会把痛苦兑换成快乐。其实，幸福也好，痛苦也罢，都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人生布局的一部分，所有我们经历的一切，都是我们的人生配额，我们必须毫无理由地接受并完成它，就像这条宠辱不惊、忍辱负重的大河一样。不管过去生活曾经怎样逼仄和残酷，当你挣脱它之后，再回首用遥远的语气讨论它时，即使你痛心疾首，其实都不像是在谴责，而更像是赞美。

在远离家乡的地方，在他乡的黄河岸上，在几千年无休无止、一脉相承的水流里，我仿佛得到遥远的启示。

1997年6月1日，香港回归前一个月，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成功驾车飞跃壶口瀑布，一时间整个中国都沸腾了，可谓举世瞩目。而早在五年前，柯受良已成功飞跃了金山岭长城烽火台，飞跃黄河是他生命的又一个宏大目标。许多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，壶口亦是虎口。面对汹涌险恶的水流和犬牙交错的岩石，稍有闪失便是粉身碎骨。柯受良从容淡定地面对十几亿关注者，他微笑着，执意将生命泼洒出去。心意已决，不飞黄河心不死，这是他人生的再一次跨越，更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超越。超越自己，是人类最原始的愿望，我